

有和

卷	第	冊
二	三	一
學	縣	滋
校	中	賈

百

大學日講解義

全

123.8

246

Vol 1

清康熙帝御製

四書曰講解義

製本所 京都 九如堂發兌

彥根  
立中  
校印

四書解義序

聖賢治教之要具於

四子之書矣而朱子

集註折衷羣言闡發

徽旨世奉以為圭臬  
但以其措辭縝密命  
意深奧也初學或苦  
難尋繹今此編据註

旨以講述大義平易

明瞭使人一讀心領

不啻耳提面命其裨

補後進豈淺鮮乎余

雖不敏承乏藩翰宣  
德布化職分所有乃  
命藩學儒負訂謬誤  
施句讀翻雕以行于

世童蒙之士苟由是  
而學焉則升高自下  
陟遠自邇庶乎其達  
治教之要以供國家

之用矣是余之志也  
云爾  
明治三年庚午孟冬  
從四位守彦根藩知

事藤原朝臣直憲撰



菽原暈書



日講四書解義序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卽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爲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

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脩己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邪說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詔後。皆爲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紆在是。治紆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紹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爲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茲已告竣。思與海內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知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爲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日講四書解義進呈疏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級教習庶吉士臣喇沙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擊等

謹題。爲進呈刊完日講四書解義仰祈睿鑒事。

臣等於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恭侍弘德殿

進講。蒙皇上面諭。四書講章應行刊刻。欽此。臣

等叨塵法從。日侍經帷。伏覩皇上聖躬親講。典

學彌勤。天語下詢。訪道愈篤。於凡六經諸史。靡

不極意研精。至於四子之書。實備百王之道。比



年以來次第進講。歷寒暑而罔間。積月日以成編。固已體驗於宸衷。抑且發揮於政治。除按日進覽。年終彙呈。盡在御前。時厯睿照。廼者親降綸音。爰令校刻。竊惟皇上聖學崇深。真足超軼往古。臣等經術淺陋。曷克仰助涓埃。顧鄒魯之大義微言。炳如星日。而師儒之參稽互訂。著在簡編。當慕趙普以半部佐君。先明敬信節愛。願學朱熹以四字入告。亦曰誠意正心。欲致斯世於唐虞。不外明德新民之理。而使吾君爲堯舜。敢忘責難陳善之思。仰惟宵旰之勤勞。不輟宮闈之誦讀。永光典訓。示則臣民。臣等謬効編摩。復加刪潤。校鋟成帙。裝潢進呈。惟我皇上常垂乙夜之觀。存諸几席。允懷千聖之道。如晤羹牆。將見煥四海文命之敷。弘萬世光華之治。臣等不勝區區之意。謹具題恭進。以聞。

經筵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二級教習庶吉士臣喇沙里

經筵官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色冷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葉方謫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臣庫勒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英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具題本月二十日

奉旨經史有關政治義蘊弘深朕朝夕講究勉

求貫通講幄諸臣殫心闡發允裨典學這所進

講章着留覽該衙門知道

### 翰林總裁官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二級教習庶吉士資政大夫臣喇沙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通議大夫臣陳廷敬

### 分撰官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沈荃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通議大夫臣色冷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葉方謫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奉政大夫臣庫勒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英  
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張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加一級奉正大夫臣牛鈕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承德郎臣韓奕  
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董訥  
儒林郎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孟鴻緒

校閱官

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通議大夫臣顧鳳塔  
翰林院侍讀加二級通議大夫臣噶布喇

翰林院侍讀加三級奉政大夫臣圖納  
翰林院侍講加二級通議大夫臣沙喇  
翰林院侍講奉政大夫臣常書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周弘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陳論  
翰林院待

收掌官

翰林院典簿加二級奉政大夫臣勒德  
翰林院典簿臣穆維乾

翰林院孔目加一級文林郎臣圖善

翰林院孔目臣柱登春

翻譯官

翰林院待詔加一級登仕郎臣敦代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爾泰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那麟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傅珪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宜爾彩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剛五達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郭環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常綬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石殿桂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查喇

翰林院筆帖式臣邁密大

翰林院筆帖式臣哈什

翰林院筆帖式臣劉有成

翰林院筆帖式臣馬呈祥

翰林院筆帖式臣張仲智

滿文膽錄官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二級承德郎雅奇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安著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圖禮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滿都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常保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塔哈納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宜祿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常舒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溫拜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宋颺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吳保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塞克參

翰林院筆帖式蘇通保

翰林院筆帖式喀桑阿

翰林院筆帖式鄂琦

翰林院筆帖式鮑塞

翰林院筆帖式覺霍拓

論林 論人 品 華 神 左 是 聖

論林 論人 品 華 神 左 是 聖

論林 論人 品 華 神 左 是 聖

論林 論人 品 華 神 左 是 聖

論林 論人 品 華 神 左 是 聖

論林 論人 品 華 神 左 是 聖

論林 論人 品 華 神 左 是 聖

論林 論人 品 華 神 左 是 聖

論林 論人 品 華 神 左 是 聖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一

大學

大學一篇為古帝王立學垂教之法。孔子詳

舉其次第以示人。曾子復分為十傳以解之。

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

紊。在初學為入德之門。而極其至。則內聖外

王。不越乎是。故曰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此一章書。是曾子述孔子之言。乃脩己治人

之要道。謂之經文。爲大學一書之綱領。而此  
大一節書。又經文之綱領也。孔子曰。道在一身。  
而能周乎天下國家者。大人之學也。大人爲  
學之道有三。德者。天所賦於人心。至虛而無  
所累。至靈而無所蔽。能包函衆理。而酬應萬  
事。故謂之明德。德本明。而氣稟拘於有生之  
初。私欲蔽於有生之後。則明者有時而昏矣。  
大然其本體之明自在也。故必因其一端之發  
日露而致力以明之。使復其本然。至虛至靈之

全體。方爲有本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明  
明德。然所謂明德者。乃人人之所同得。而非  
我之所私有也。故自明其德。更當推以及人。  
鼓舞振作。使天下之民。凡具是德者。咸有以  
去其舊染之污。而臻於大同之治。方爲有用  
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新民。然此明德新  
民。皆有當然之極。不容增減。所謂至善也。大  
人之學。不可苟且自足。不可半途而止。己德  
則必無一毫之不明。民德則必無一民之不

新皆止於至善之地。又能守而不遷。方爲有成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止於至善。此脩己治人之全功。內聖外王之要道也。蓋三者本千聖傳心之微旨。孔子特取而發明之。挈爲綱領。分爲條目。燦然畢具之中。經緯咸貫。爲人君者。能究心於此。身體而力行之。治天下無餘事矣。此言其說更詳。所以大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言其說更詳。所以大人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止至善之功也。孔子曰。明德新民。何由得至善而止之乎。惟於至當不易之理。爲人所當止者。能真知灼見。而後志之所向。無所疑貳。常確然而有定矣。志既定。而後心之所存。絕乎紛擾。常泰然而能靜矣。心既靜。而後身之所處。遠乎憂危。常坦然而能安矣。身既安。而後神閉氣定。揆度事理。必暇裕周詳。而能慮矣。能慮。而後事物當然之理。審處咸宜。不使有一毫之差。而明



德新民之至善。乃可得而止矣。然則欲止至善者。可不以知止爲要哉。夫至善之理。隨事而寓。然必由於知止。識見既定。自然心無妄營。志氣清明。可以宰制萬幾。而各得乎至善之極。此大學所以貴格致之功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先後之序。以爲入道之基也。孔子曰。大人之學。道固無所不該。而功則約而有要。明德新民。有名象之可指。

者。皆謂之物。物則有本末焉。必已之明德既明。而後可以新民之德。則德爲本。而民爲末也。知止能得有工夫之可言者。皆謂之事。事則有終始焉。必先有知止之功。而後收能得之效。則得爲終而知爲始也。然則學者其可泛然從事乎。誠能知本與始在所當先。末與終在所當後。端本於明德。而漸及於新民。用力於知止。而觀成於能得。則進爲有序。所操者約。而所該者博。於大學之道。爲不遠矣。大

學首言明德新民。繼言知止能得。猶恐人精神泛用。昧所持守。不免於本末倒置。終始混淆。故又示人以先後之序。有志大學之道者。亦可以知所從入之途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明德新民之條目。

而言其所當先之序也。孔子曰。明德新民。理雖一貫。而其中之次第。則有不可紊者。古之人君。任政教之責。欲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必先以教化治其一國之人。咸遵於善。使四方有所觀感。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也。欲治一國之人。則必先整齊一家之人。長幼尊卑。各得其分。使國人有所則效。故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也。欲齊一家之人。則必先脩一己之身。喜怒好惡。咸

得其理使家人有所取法。故欲齊其家者必  
先脩其身也。身不易脩而心乃身之所主。欲  
脩其身而使無有或愆必先使心之所存大  
中至正無少偏邪。斯身之所行皆善矣。故欲  
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也。心體至虛而意乃  
心之所發。欲正其心而使無有或偏必先使  
意之所動誠一篤實無少欺僞。斯心之所存  
皆善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也。心之  
明覺謂之知。欲誠其意而使無有或僞必先

使吾心之知推致無餘善惡之辨。洞然明晰  
斯意之所發皆實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  
其知也。知之理散見於物。欲致其知而使無  
有或蔽必將天下事物之理窮究無遺是非  
可否逐一透徹。斯知之本體無虧矣。故致知  
在格物也。有明德新民之責者。可不知所當  
先哉。聖賢言脩己治人之道。條目次序無有  
明白顯著於此者。自脩身以至明明德於天  
下。明德新民之序也。自格物以至脩身。知止

能得之序也。學者循其序而從事焉。以入道無難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一節書是孔子覆說上文。以見明德新民有遞至之效也。孔子曰。古人之每事必有所先。而遞至於格物者。何哉。蓋物格則理之散見於事物者。窮究之無不盡。而後知之具於

吾心者。推極之無所遺。而知無不至矣。知至則明之所照。不淆於善惡之辨。而後意之所發。不介於真偽之間。而意可得而誠矣。意誠則私欲去。而天理常存。而後吾心虛靈之體。無少偏倚。而常正矣。心正則防閑嚴。而匪彝自遠。而後吾身舉動之間。咸歸軌度。而能脩矣。身脩則由己及人。而後一家之中。有所取法。而咸遵約束。家可得而齊矣。家齊則由親及疎。而後一國之人。有所則效。而羣服政教。

國可得而治矣。國治則由近及遠而後天下之人有所觀感而共遵王路。天下可得而平矣。觀於此而古人之遞有所先者不益信哉。夫頌堯曰欽明。稱舜曰濬哲。可見格物致知爲脩身之首務。必先克明峻德而後敦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古帝王爲治之道與此更無二理。誠爲人君者所當究心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二節書是孔子示人以脩身爲家國天下之本。而反覆警醒之也。孔子曰齊治均平之化。皆本於脩身。格致誠正之功。皆所以脩身。是以上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無論分位之崇卑。一切皆以脩身爲本。而况爲人君者爲天下國家所仰賴。其可不盡格致誠正之功。以立齊治均平之本乎。以一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家國天下爲末。若不能脩

身則本亂矣。而欲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末治也。必無此理。以家對天下。國而言。雖皆在所當愛。而厚薄之分。則有差等。若不能脩身以齊其家。是恩義不逮於所親。所厚者薄矣。而欲國之治。天下之平。使德教加於四海。是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固理之必無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可不以知本爲要務哉。蓋大人之學。其功用極大於九州之遠。而其根本不外建極之一身。端本及末。則約而有功。忘本逐末。則紛而寡效。聖人反覆示人之意。淡且切矣。

右經一章

經文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其爲經常不易之理。所以尊之爲經。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明明德之義。曾子曰。經文之所謂明明德者。乃古帝王治世之

本。稽之唐虞三代之聖王。而無不同焉者也。周書武王告康叔之言曰。德者。人所同具。惟文王能明之。有以復其本明之體。而無一毫私欲之蔽焉。此文王明明德之學也。商書伊尹告大甲之言曰。人之明德。乃天所昭然付予之理。所謂天之明命也。人多忽而不察。惟成湯時存於心。故常日見之。而無一時之敢忽焉。此成湯明明德之學也。虞書史臣贊堯之言曰。德本大。而人爲私欲所累。遂失其大

矣。惟帝堯克明之。盡其本然宏大之量。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無一毫之或虧焉。此帝堯明明德之學也。蓋聖人安勉雖殊。而明德則一。由書言三聖人觀之。言克明者。盡明德之功也。言明命者。邇明德之原也。言峻德者。極明德之量也。無非自明己德之意。而凡爲聖人者。可以類推矣。夫帝堯神聖文武成湯智勇天錫。文王緝熙敬止。皆造聖人之極者。而其治世化民之本。總不外於自明其德。

洵爲千聖百王之所不能易者與。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曾子訓解經文之義。分爲十章。以傳於世。故名之爲傳。首章解明明德。後九章倣此。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新民之義。曾子曰。大學以新民爲要。而新民又以明德爲本。成湯以爲人之潔清其心。猶如人之洗濯其身。故於其沐浴之盤。刻銘於上曰。人誠能於一日之間。有以去其習染之污。而復其本然之善。則當日日新之。工夫不可間斷於中。又日新之精神。更須振勵於後。務使私欲盡去。心體清明。而無一毫之疵累焉。此自新以爲新民之本也。周書康誥之言曰。百姓有向善而能自新者。當立政教以鼓舞振作之。使之踴



躍於爲善。此新民之事也。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曰。周自后稷以來。開基已久。文王能明德以及於民。始受上天之寵命而有天下。則邦雖舊而命維新也。此自新新民之應也。所以有天下之君子。自新其德。則必底於光明。而無一念之或疎。新民之德。則必至於時雍。而無一夫之不獲。推之格天新命。咸在於是。無有一事不用其極者。如成湯文武。洵足爲法哉。此章專釋新民。亦不離乎自明其德。可見有天下者。固不可無丕變民俗之功。尤不可不自端皇極之本。以此振興百姓。卽以此敬迓天休。本末先後之序。亦於此可見矣。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止至善之義。曾子曰。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蓋物各有所當止。而人尤不可不知所止。詩經商頌玄鳥之

篇曰。王者所都。地方千里。謂之王畿。爲百姓之所居止。由詩言觀之。凡事有至善之理。爲人所當止也。如此詩經小雅緝蠻之篇曰。緝蠻之黃鳥。棲止於山阜茂林之處。孔子讀此詩而有感曰。黃鳥微物也。其所棲止尚能知所當止之處。人爲萬物之靈。若不能擇至善而止之。是鳥之不若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由孔子之言觀之。人有至善之理。不可不知所止也。如此蓋天下一事一物。皆有至當不易之理。必知之明。而後處之當。此大學所以貴知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一節書。是曾子舉文王以立止至善之則也。曾子曰。人各有所當止之理。而得所止者。必推聖人。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曰。穆穆然。遠之文王。其德則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

止。由詩言推之。人君之至善莫如仁。文王之爲人君也。所存者仁心。所行者仁政。無一毫之不仁。而爲人君之至善得矣。人臣之至善莫如敬。文王之爲人臣也。忠誠以事主。謹恪以奉職。無一毫之不散。而爲人臣之至善得矣。人子之至善莫如孝。文王之爲人子也。奉養之必親。續承之罔斁。無一毫之不孝。而爲人子之至善得矣。人父之至善莫如慈。文王之爲人父也。訓誨以貽謀。積累以昌後。無一毫之不慈。而爲人父之至善得矣。與國人交之至善莫如信。文王之與國人交也。號令則內外咸符。政事則始終不二。無一毫之不信。而與國人交之至善得矣。五者皆人倫之大。而文王各得所止。如此豈非萬世止至善之則乎。夫文王所以凡事皆止至善者。其本在於敬止。敬者帝王兢業之心。聖賢謹幾之學。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時存敬慎之心。則凡事止至善無難矣。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一節書。是曾子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也。曾子曰。大學以明明德爲本。明德以止至善爲極。是當以古君子爲法焉。詩經衛風淇澳之篇。衛國人美其君武公而作也。其言曰。瞻彼淇水。環曲之處。猗猗然之萋竹。何其美盛也。我斐然有文之君子。何其學問之精密而德容之昭著乎。彼治骨角者。既切之以刀鋸。復磋之以鑪錫。治玉石者。既琢之以錐鑿。復磨之以沙石。我君子用功之精密而有序也。如此。所以存諸內者。嚴密而不粗疎。武毅而不弛怠。何以瑟兮僖兮也。形於外者。宣著而不闇昧。盛大而不局促。何其赫兮喧兮也。此

斐然有文之君子。人皆愛慕。終身而不能忘也。今由詩言而思之。所謂如切如磋者。是言武公學問之勤。將古人行事。既講習於己。又討論於人。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所謂如琢如磨者。是言武公自脩之篤。將自己身心。省察以防其慾。克治以去其私。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所謂瑟兮僖兮者。是言武公學脩之後。內則敬心常存。無一時懈惰。無一事苟且。恒見其嚴密武毅也。所謂赫兮喧兮者。是言武公

學脩之後。外則德容表著。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恒見其宣著盛大也。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言武公之德極全備。善極精純。百姓愛慕。自不能忘也。蓋武公盡學問自脩之功。著恂慄威儀之驗。所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可爲後世法者也。夫衛武公。一諸侯耳。自明其德。百姓頌之。尚如此。况有天下者。能典學慎脩。而德容表裏如一。則四海之服教畏神。更當何如耶。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一節書。是曾子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也。曾子曰。古帝王新民之功。不止被於一時。而能及於後世。所以謂之至善。詩經周頌烈文之篇有云。於戲。文王武王。雖往。益令人思慕而不忘也。詩之所謂不能忘者。何哉。蓋前王新民之功。止於至善。垂謨烈以貽子孫。是前王之賢也。後之君子。率由舊章。遵守成憲。是賢

其賢也。創基業以貽子孫。是前王之親也。後之君子。統緒相承。本支相維。是親其親也。美風俗以安百姓。是前王所貽之樂也。後之小人。含哺鼓腹。常享太平。是樂其樂也。定井疆以厚百姓。是前王所貽之利也。後之小人。耕田鑿井。世守先業。是利其利也。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淡仁厚澤。淪肌洽髓。所以文王武王。雖往。而後人思慕之。終不能忘也。此新民之止於至善。可爲後世法者也。然則有天下者。

明制度垂統緒厚風俗制田里皆所以維繫天下萬世之思誠不可忽視者哉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曾子曰大學之道莫要於明本末先後之序孔子有言曰人有爭訟而吾聽斷之吾亦能及乎人然而聽訟不足貴也必也使民遵禮守

法自然無訟乃為可貴乎由孔子之言思之訟之所以繁者皆由民情詐僞而後爭端以起今使無實之人皆不得盡其虛僞之辭而至於無訟者是豈刑法以制之乎蓋由於在上之人自明其明德大能畏服斯民之心志使之忸愧於不善自然不敢顛倒是非以起爭訟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者民德之新也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必明德而後可以新民則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不可

卽聽訟一事而知本末先後之序哉。書經所謂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卽無訟之意也。然必有堯舜之德而後成唐虞之治。人主一身與百姓相感化者。捷於影響。有天下國家者。誠當以知本爲要務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句是錯誤重出。下句是結上文語氣。疑中有脫簡。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



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一章書是朱子補釋經文格物致知之義。朱子曰。大學爲聖門切要之書。而格物致知。又大學用功之始。右傳之五章。乃曾子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編已亡失矣。然少此一節。則誠正脩齊治矣。平俱無用力之處。是不可以闕而不補也。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使吾心之知擴充而無所遺。在於卽所接之事物。而窮究其理也。何則。人心至虛。至靈。莫不有本然之知。而天下萬事萬物。無不有當然之理。知雖在內。而其理實散見於物。物雖在外。而其理實統會於心。惟於事物之理。有所未窮。故心之知。有所未盡也。所以大學教人用功之始。卽凡天下事物之理。莫不因其所已知者。而益

加窮究之功。明其所當然。而又究其所  
以然。以求至乎其極焉。至於用力既久。  
而一旦之間。豁然開悟。萬理貫通。則事  
物之內外精粗。無所不到。而吾心具衆  
理之全體。與應萬事之大用。無不明矣。  
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所謂物格  
也。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所謂知至  
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夫大學工  
夫。莫先於窮理。而所謂窮理者。初非索  
其窮之空虛無據之地。但卽人倫事物。格其  
當然之理。俟積累既久。自然貫通。所以  
無妄之正學之理。別於異學者。全在虛實之間。  
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誠意之義。曾子曰。  
人當致知之後。明知其爲善而行之不力。明  
知其爲不善而去之不力。是皆自欺之心也。

經文所謂誠其意者全在意念發動之時實  
用其力禁止其自欺之心而已蓋天下之事  
不過善惡兩端吾心之發不外好惡二念當  
其惡惡也則惡之必盡其誠而使之必去如  
惡惡臭然當其好善也則好之必盡其誠而  
使之必得如好好色然好善惡惡如此則好  
惡之本心無一毫之虧歉此心常快然而自  
足矣豈不自慊乎夫欺者自欺慊者自慊此  
欺慊之一念皆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故謂

之獨然獨中一念之好惡其幾甚微而見諸  
行事被於四海昭然而不可掩沛然而不可  
收者皆由此一念之發所以君子兢兢業業  
將獨中之好惡慎加審察念念期於自慊而  
不使稍有自欺此誠意工夫最切實處也夫  
聖賢教人必始於慎獨者人心道心之關爲  
聖爲愚之界皆在於此此處真僞微分而公  
私邪正謬以千里所以古之聖王當深宮晏  
閒之時常如天祖臨承之地誠不敢以其隱

微而忽之也。

小人閉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  
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  
獨也

此一節書是引小人以見自欺之蔽曾子曰  
慎獨之功惟君子能之而小人則不然彼當  
閉居之時以爲無人得見遂孳孳縱欲將不  
善之事無所不爲此正其不知獨之當慎而

甘自欺也及一見君子亦知惶恐而後厭然  
消沮閉藏急掩其平日之不善而假飾一爲  
善之狀以欺人殊不知人心至靈自不可欺  
彼雖如此掩飾而人之視己已如見其肺肝  
矣夫此厭然之心亦是本來之知未盡滅絕  
但惜此心不用之平居獨知之地而止發於  
既見君子之時且惡終不可掩而善卒不可  
飾則亦何益之有哉此謂實有於中者必形  
於外斷非揜飾可以欺人故君子重以爲戒

必致慎於獨知之地。而不敢以自欺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二節書。是門人引曾子平日之言。以見獨之當慎也。曾子曰。凡人於幽獨之中。以爲無人得見。無人得指。便恣其所爲。無所顧忌。不知善無微而不彰。惡有形而必著。一念之動。勿謂人莫我視也。十目之所視在此矣。勿謂人莫我指也。十手之所指在此矣。蓋善惡雖

見乎彰著之時。而指視則存乎發念之始。是幽獨之中。昭昭難掩。不其凜凜然嚴而可畏乎。知其可畏。則慎獨之功。殆亦無容自恕矣。若誠能慎獨。夫豈無所徵驗乎。嘗見家之富足者。則居室華美。必能潤屋。人之有德者。則誠中形外。必然潤身。蓋有德者。自慊於心。無愧無怍。而廣大寬平。其施於四體者。自然安舒自得。不覺其粹而盎背焉。此德之潤身。有必至之符也。夫所以有此德者。亦不外乎

誠意而已。倘意一不誠。則善不能實存於內。又將何以潤身耶。是故君子必戒欺求慊而慎獨以誠其意也。蓋誠意之功。乃正心脩身之關鍵。家國天下之樞紐也。意一誠。則心正。身脩而齊治均平。皆由此而致。意不誠。則心不正。身不脩。欲求齊治均平。豈可得哉。總之作聖作狂。皆自此一念爲之。慎獨之功。誠不可以一刻忘也。

以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此一章書是釋經文正心脩身之義。曾子曰。聖經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蓋言身以心爲主宰。身之不脩。皆由於心之不正也。心當未感之先。湛然無物。原無不正。一有所著。則失湛然之初。而不得其正矣。如心著於怒。而有

所忿懣。則此心爲忿懣所動。而不得其正。如著於畏。而有所恐懼。則此心爲恐懼所移。而不得其正。如著於喜。而有所好樂。則此心溺於好樂。而不得其正。如著於憂。而有所憂患。則此心苦於憂患。而不得其正。蓋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人心之用。所不能無。若事來順。應而不失其當然之則。是心雖嘗用。而未嘗不正也。但一有所則欲動。而任其所之情勝。而莫能自主。故曰。不得其正。心不正。而身豈

有能脩者乎。故心者身之主也。必常存於內。不使外馳。而後衆體奉職。無有弗當。若心有所著。便爲牽引而去。是心不在矣。心既不在。卽尋常日用之間。俱茫昧而無主。故目雖視也。而不見其色。耳雖聽也。而不聞其聲。口雖食也。而不知其味。蓋視聽與食。身爲之也。見聞知味。則心主之也。心一不在。而一身之中。卽其至切至近者而已。各失其職。如此。則欲身之脩。豈可得乎。是知不能正心者。斷不能

脩身。經文所謂欲脩其身。先正其心者。正以此也。蓋心本虛明。而爲物欲所引。遂莫能自主。以此而欲表建儀型。裁決庶務。烏乎可哉。故有天下國家者。欲正心脩身。以爲出治之本。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殆時時無容自寬者矣。

禮記大學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此一章書是釋經文脩身齊家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齊家必先脩其身者。蓋言身爲一家之本。欲齊家者。全在吾身之好惡。不至偏僻耳。常人任其情之所向。於一家之中。多失其當然之則。是以所好所惡。每至於一偏而



身不脩也。如骨肉之間。本宜親愛。然恩意固所宜周。而私昵亦不可過當。若任情親愛。而不制以義理。此親愛之偏也。卑污之人。雖當賤惡。然懲創固所當嚴。而棄絕亦不可太甚。若任情賤惡。而不稍加寬恕。此賤惡之偏也。尊長本宜敬畏。而亦自有一定之理。使嚴憚而過於恐懼。尊禮而一於卑諂。此畏敬之偏也。困苦固當哀矜。而亦自有至當之情。使憐其之而濫用恩施。恤之而流於姑息。此哀矜之

偏也。至於平常之人。或不妨偶從簡易。然亦必施當其可。使簡於爲禮。教以成驕。怠於爲禮。情以成肆。此教情之偏也。夫親愛畏敬哀矜皆好也。賤惡教情皆惡也。若一涉於辟。則好惡遂失其正。必至好一人而一於好。縱有惡而不能知。惡一人而一於惡。縱有美而亦不知。用情之偏如此。可謂能脩其身乎。故於所好者。而知其惡於所惡者。而知其美。此非平日克己至公至明者。不能求之天下。蓋鮮

其人矣。所以俗語有云。人於所生之子。雖然不肖。然溺愛者不明。而莫知其惡。於所種之苗。雖然茂盛。然貪得者無厭。而莫知其碩。彼世俗之言。不可以證偏之爲害乎。夫好惡一偏。則吾身先已不脩。而欲一家之中。皆爲感化。倫常各得。內外咸宜。必不可得。故經言齊家在脩其身者。正此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之謂耳。可見欲齊家者。必先公其好惡。身無偏蔽。而後可。此九族親睦。惟克明峻德之后也與。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此一章書。是釋經文齊家治國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蓋言家爲一國之本。必先脩身以教家。而后國可治也。若不能脩身以爲一家之觀型。則其家不可教。

矣。乃欲國中共和感化。而能教其國之人者。必無是理。故治國之君子。惟脩身以教家。不越庭闈之中。以盡綱常之理。而儀型所立。一國之人。自相觀而善。而教可成也。所以然者。蓋以家國一理耳。如家有親。本宜盡孝。而在人。我事親之孝。卽爲國人事君之理。所以事君者。不出此。家有兄。本宜盡弟。而在人。我事兄之弟。卽爲國人事長之理。所以事長者。不出此。撫愛卑幼。本宜用慈。而在人。我愛子之慈。卽爲國人使衆之理。所以使衆者。不出此。夫孝。弟。慈三者。君子亦脩身以教家耳。然約之爲風化之原。而廣之卽訓行之準。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此二節書。是言孝弟慈無待強爲。而申明教

成於國之效也。曾子曰：孝弟慈，卽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者，以其理皆出於心之所誠然也。試卽以慈言之。昔武王作書以告康叔曰：爲人君者，保愛百姓，當如慈母之保赤子。蓋以赤子初生，每不能自言其所欲，全賴爲母者，以至誠真懇之心，多方以求之，而後得焉。當其求之，雖未必一一皆合，然已心慊必于心亦慊，其亦不甚相遠矣。蓋此保赤之心，自然而然，人人皆有，不待學習而能。世未有爲女

子者，先學撫養赤子之法，而後嫁者也。保赤如此，所以使衆者可知。至事君事長，不又可以類推乎？則所云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可於此而信，而其效益可見矣。如人君自盡其孝慈之道，以教家，使一家父慈子孝，相親相愛而皆仁，則通國上下莫不觀感奮發而皆興起於仁。自盡其弟之道，以教家，使一家兄弟弟恭，有秩有序而皆讓，則通國上下莫不鼓舞效法而皆興起於讓。設使不然，家無仁

讓之化。國鮮仁讓之風。一人在上。貪欲戾理。則一國之人。皆熏烝濡染。悖亂之事。由此而起矣。夫一國之仁讓。起於一家。而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此感彼應。其發動之機。真如矢之赴的。不能止遏。所以古語有云。一言之失。便足以敗事。一人之正。卽足以定國。正此之謂也。爲人上者。可不慎審其機。而端立教之本與。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以恕教人。而後可成教於國也。曾子曰。一人定國。亦以一國之大。惟從一身之所好耳。試觀堯舜。非唐虞之一人乎。內存仁心。外行仁政。是以仁帥天下也。而彼時之民。皆歡欣鼓舞。莫不相親相愛。而從

其仁。桀紂亦夏商之一人也。存心慘刻。行政殘虐。是以暴帥天下也。而彼時之民遂相欺相凌。而從其暴。由此觀之。君身爲表率之原。上行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所好者在暴。而所令者乃在仁。其所令雖未嘗不善。然與所好者相反矣。民雖至愚。斷不可欺。豈有從之哉。民惟從好。不從令如此。所以在上之君子。惟先反求諸己而已。己有是善。而後勸人以進於善。己無是惡。而後責人以去其惡。若己不能有善。而無惡。輒欲求人之善。非人之惡。是存乎身者。先己不恕。如是而欲感動其心。使之爲善。以去惡。決無是理也。合而觀之。身者。乃一家之表率。家者。乃一國之觀型。故治國者。卽在脩身。以教家。斷未有舍齊家而別求所以治國者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四節書是引詩以明齊治之一理。曾子曰：徵化必起於近。而考理則證諸古。齊治之一理。卽驗之詩而無不合也。周南桃夭之詩有云：桃之夭夭。言少好也。其葉蓁蓁。言美盛也。之子于歸。言女子乘此時而歸於夫家也。宜其家人。言有令德以善一家之人。而無不相宜也。夫詩人之意。雖言女子之被化爲人君

者。若能脩身教家。以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一國之人。各宜其家人焉。如不能宜家。其將何以教國人乎。又小雅蓼蕭之詩有云：一家之中。弟恭於兄。謂之宜兄。兄友其弟。謂之宜弟。兄友弟恭。無不相宜。此乃彼此相感之善也。詩人之意。雖美諸侯之令德。爲人君者。若能脩身以教家。能盡爲兄爲弟之道。而無不宜。而後可以教一國之人。使之各宜其兄弟。焉。如不能宜其兄弟。其將何以教國人乎。又

曹風鴈鳩之詩有云。人君一身。其見乎禮儀者。若皆周旋中禮。無有差忒。則能表正四國。而天下之觀法在是矣。詩人之意。雖美君子之常度。爲人君者。若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足以爲一家之法則。而後一國之民。皆來取法。凡爲父子兄弟者。無不慈孝友恭。而四國皆得其正焉。如不足爲法。而民將何以取法乎。三詩所言。雖有不同。而齊治之理則一。可見教國卽在齊家。而民法卽在足法。經文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正以此也。然則欲治其國。亦惟脩身以齊其家可耳。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解釋經文治國平天下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蓋言由家以及國。由國以及天下。其勢雖有遠近之



殊而人心則本無不同之理。故以天下之大而以一入平之。誠有藉於化導之權。與斯民之心相感動焉耳。如上以事老之道。在家而孝其父母。此初無意於民之孝也。而國之民遂皆興起而孝其父母焉。是老老之心同也。如上以事長之道。在家而弟於兄長。此亦無意於民之弟也。而國之民遂皆興起而弟於兄長焉。是長長之心同也。如上於一家之中。撫愛其孤幼。此亦無意於民之不倍也。而國之民遂皆效其誠求。而無有倍之者焉。是恤孤之心同也。夫孝弟慈三者。上行下效如此。是一國不異於一家也。而天下豈異於一國乎。是以平天下之君子。固有道以處此。因其同然之心。處以各足之理。使天下凡有孝弟慈之願者。皆如一人之心。而無弗齊。亦猶匠人制器。絜之以矩而無不方也。此道之所以約而易操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

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  
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  
矩之道。

此一節書是釋絜矩之義。曾子曰：人之制器，  
必度之以矩，而君子處物則度之以心。蓋一  
人之心無殊於千萬人之心也。如上下四旁  
位雖不一，其心則同。設使在我上者以無禮  
加我，乃我所不欲也。卽以此心度量在下者  
之心，而亦不敢以無禮使之。在我下者以不

忠事我，亦我所不欲也。卽以此心度量在上  
者之心，而亦不敢以不忠事之。以此心而度  
之於前後，或在我前者我惡其以不善待我，  
卽不敢以前之加於我者以先後，或在我後  
者我惡其以不善待我，卽不敢以後之待乎  
我者以從前。以此心而度之於左右，如在右  
者以我之所惡加於我，卽以此度在左者之  
心而毋以交於左。如在左者以我之所惡加  
於我，卽以此度在右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右。

是蓋以人比己。以己度人。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乃謂之絜矩之道也。人君誠用此道以治天下。以一己之心度人之心。則天下無不各得其所。而無有餘不足之憾矣。平天下之道寧外此與。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此二節書是引詩以申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意。曾子曰。絜矩之道不外乎民情而已。南山有臺之詩云。有德而可樂之。君子即是民之父母。蓋以君子居民之上。其勢原尊而不親。而詩以父母稱之者。蓋以民心爲己心。與民同其好惡耳。如飽暖安逸。民之所好也。君子則因其所好而好之。多方區處。務使之遂。饑寒困苦。民之所惡也。君子則因其所惡而惡之。竭力經營。必爲之去。夫曲體民情如此。

卽與父母之憐恤其子無異。寧不謂之民之  
父母乎。能絜矩之效有如此。又小雅節南山  
之詩云。截然高峻之南山。其上之石巖巖而  
特立。今尹氏旣爲太師。其勢位之顯崇赫赫  
然與高山無異。亦百姓之所瞻視也。蓋言有  
國者旣爲民所瞻仰。卽當於幽獨之中。時加  
謹慎。事事務合乎民心。以協好惡之公。若不  
能絜矩。惟徇一己之偏。而辟焉。則衆叛親離。  
自容無地。而爲天下僂矣。此不能絜矩之害  
又如此。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  
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此一節書。是言天命因乎民心也。曾子曰。好  
惡所關。得失非細。大雅文王之詩云。當殷先  
王未失其衆之時。亦曾對越上帝。受天眷命  
而爲天下主。迨紂失人心。天命乃因之而去。  
今我周子孫。宜以殷爲監。知峻大之天命不  
易保。而常懷凜凜也。詩人之意。蓋言上天之

命。去留無常。惟視乎民心之向背。爲人君者。若能絜矩與民同其好惡。以得衆心。卽民之父母。故得國。若不能絜矩。但徇一己之偏。以失衆心。卽爲天下僂。故失國。觀詩所言信乎峻命之不易。而有天下者。可不思所以得民心而保天命乎。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此一節書。是明君子得衆得國之故也。曾子曰。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繫焉。可見得失之機。誠不可以不慎。而其切要者。惟在德耳。是故在上之君子。雖無不當慎。而必先從念慮之隱微。檢點精密。不使己之德。稍有昏昧。此乃致謹於好惡之原。而爲絜矩之本也。惟慎德則有德矣。有德則衆心觀感。皆歸誠向化。而有人。有人則版籍畢收。疆宇益廣。而有土。有土則則壤成賦。任土作貢。而有財。有財則經費不缺。度支自裕。而有用。夫人土財用。

自在天下而惟德之既慎則能有之。平天下之君子可不先知所慎哉。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此一節書是言德爲平天下之要務也。曾子曰。人土財用皆因德而有。可見德爲治平之本而衆務之所從出也。若財者雖經費所需必不可少。然有德自足以致之。特治平之末耳。夫德既爲本則在所當急。財既爲末則在所當緩。是以君子先慎乎德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此三節書是申言德爲本之意。曾子曰。德本財末。則當先慎乎德矣。若將此德置之度外。不加謹慎。反將財視爲分內。惟行聚斂。彼在下之民。見上之所爲如此。莫不轉相效尤。以爭奪爲事。則是在上者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天地之生財。止有此數。上既

聚斂則下必困窮。爭奪之起亦勢所必至耳。故爲上者外本內末而聚財於上則民必離心解體而怨叛於下。未有財聚而民不散者也。若內本外末以散財於下則民必同心愛戴而歸誠於上。未有財散而民不聚者也。且民散則財不終聚。又有不爽者。如以言加人。悖理而出則人必悖理而應之。是悖出亦悖入也。况財貨爲民命所關。倘額外加徵取之無度。則民貧盜起。終難保守。是悖入亦悖出也。夫始焉財聚則民散。究之民散而財亦不能聚。是民與財兩失之矣。平天下者可不務人慎德而以聚財爲戒乎。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此一節書是言民心卽天意也。曾子曰。出入聚散之間可以見民心。亦可以識天意矣。康誥有云。上天之命。去畱無常。蓋言人君一念而善則天命以此而得。一念不善則天命以

此而失。夫善者。卽能絜矩。以散財而得民心之謂也。不善者。卽不能絜矩。以聚財而失民心之謂也。觀天命之去留。總因乎民心之得失。信乎欲凝天命者。不可不思所以固結民心也與。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此二節書。是引古人之言。以證內本外末之義。曾子曰。內本外末。卽考諸古人之言。亦無

不相合者。昔楚書中。王孫圉聘於晉。晉大夫趙簡子。以楚之白珩。爲寶。幾何爲問。王孫圉對曰。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以有德之善人。能利生民而安社稷者爲寶。夫楚之所寶。不在金玉。而在善人。可謂知內本外末之辨矣。試再觀舅犯之言。昔晉文公爲公子時。避驪姬之難。出亡在外。後至秦。其父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之。且勸以興兵復國爲晉君。於是文公之舅子犯。教文公對曰。出亡之人。不以



富貴爲寶。惟以仁愛乎親爲寶。意以當親喪之時。不能盡哀痛思慕之心。而遂興兵爭國。雖得國不足寶也。夫晉之所寶不在富貴。而在仁親。亦可謂知內本外末之辨矣。可見德本財末。霸者之臣尚能知之。而尚能言之。况人主以天下爲家。而豈區區以財貨爲寶哉。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媮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此一節書。是言用人先當擇相也。曾子曰。天下之安危。係乎人才之進退。人才之進退。視乎相臣之賢否。必相臣公忠無我。而後用舍得宜。國家蒙利也。周書秦誓有曰。相臣之任。不必觀其技能。當先觀其心術。若有一个臣。挺然獨立。斷斷焉。真誠純一。初別無技能。但

其心則休休焉。平易寬弘。淡然無欲。粹然至善。其量之大。如能容受天下之善焉。見人之有才能。則愛慕之心。如己之有才能。見人之俊美。通明。而有彥聖之德。則真心好之。不但形諸口中稱贊之詞。此非虛慕延攬之名。蓋以天下之才德爲己之才德。而實能容之矣。若用之而爲大臣。將見羣賢並進。庶績咸熙。必能保我子孫。使長享祿位。必能保我黎民。使長享太平。豈非社稷之福。邦家之光。尚亦

有利哉。若使居百寮之上。而無斷斷之誠。之休休之度。見人之有技也。則恐其愈己。而妬忌憎惡。使之不得効用。見人之彥聖也。則多方計較。拂抑阻滯。使之不得通達。此其心私量狹。實不能容受天下之才德。若誤用爲大臣。必至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用舍顛倒。國紀廢壞。子孫黎民。如何能保其長久。不亦岌岌乎危殆之甚哉。秦誓之言如此。可見平天下在用人。用人在立相。相臣之心有公私。卽天

下之勢有安危。其間揜進退之權。而得好惡之正者。是在仁人矣。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此三節書。是言仁人好惡之公。而歷指其不公者以戒之也。曾子曰。媚疾之人。妨賢病國。

如此。使人君或爲私意所牽。畧存姑息。則貽害有不可勝言者。惟仁德之主。至公無私。淡惡此媚疾之人。於是放棄流徙之。且遊逐之於邊遠之地。不與之同處中國。其淡惡而痛絕之如此。正孔子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也。蓋小人不<sub>レ</sub>去。則君子不<sub>レ</sub>進。絕小人。正所以安君子。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好惡皆得其正。此用舍之盡其道。而能絜矩者也。若夫明知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或舉之延緩。

而不能早。是以優柔之心待賢。豈不是慢。明知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姑息。而不能遠。是以寬縱之心養惡。豈不是過。夫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遠。皆絜矩而未能盡其道者也。甚且有奸邪讒諂之人。本人之所共惡者。却喜其順己而好之。忠良正直之人。本人之所共好者。却怒其違己而惡之。夫好善惡惡。乃人之本性。如此好惡倒置。是謂拂人之性。既拂人性。必失人心。既失人心。必失天命。蓄害及身。有必然者。又何足以語好惡之正哉。蓋好惡得當。則賢才用。而國家以昌。好惡不當。則小人進而蓄害。以至可見人君之好惡。所關於天下者。甚重。而用人之不可不絜矩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此一節書。是總言得失之幾。而見絜矩之必本乎君心也。曾子曰。仁人之能好惡如此。不仁之不能好惡如彼。得失之幾。相去懸絕者。

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以君子有此絜矩之大道。以平天下。其得其失。非可外求。良由一己之心。卽千萬人之心。以心推心。自能無間。必也忠以盡己。而不欺。信以循物。而不僞。吾心之中。渾然天理。由是見之。好惡各當其可。而絜矩之大道。以之得矣。若或驕焉而矜夸。自尊。泰焉而縱侈。自恣。則一心之中。私意充塞。由是任情拂性。倒置乖張。而絜矩之大道。以之失矣。得失之幾。捷如影響。然則平天下者。可不勉於忠信。以求盡其所以絜矩者哉。蓋天人去留之幾。皆決於吾心理欲之介。可見蕩平大道。不外一心。信乎絜矩爲平天下之本。而君心尤絜矩之本與。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此一節書。是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也。曾子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君子亦不能舍此以爲國。但自有正大之道。可以生財。而

不以私意爲聚斂之術耳。其道惟何。財產於地亦由於人。若力作者少。則地利不盡。財何由生。必也以九職任萬民。以三農生九穀。國無遊民。則游惰禁。而生之者衆矣。官役廩祿皆百姓之脂膏。公家之帑藏。若冒濫者多。則供應浩繁。財從此匱。必也位無冗員。官無冗食。則耗蠹絕。而食之者寡矣。農事有時。失一時則三時之功盡廢。必也輕省徭役。使得盡力南畝。則出作入息。不奪其時。而爲之者疾矣。國家制用。量入爲出。不量出爲入。必也撙節用度。停止無益之費。則耕九餘三。蓄積有方。而用之者舒矣。夫生衆爲疾。既有以開其源。食寡用舒。又有以節其流。公私咸給。君民各足。此乃經國久遠之規模。豈但一時之饒裕哉。要之財可生而不可聚。聚則剝民生。以自奉。生則因天地之自然。平天下之大道。卽理財一節。自與後世富強之謀異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

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  
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此二節書是發明內本外末之意也。曾子曰。  
仁德之君。知生財之大道。不在專利。則不私  
其有。而自享安富尊榮之奉。此是舍財以發  
達其身也。不仁之君。不知生財之大道。專利  
於上。而朘民以生。由是天下離心。而有敗國  
亡身之禍。此是舍身以發達其財也。散財聚  
財。利害之迥絕如此。且仁者以財發身。終未

有無財者也。蓋君以是心愛民之謂仁。民以  
是心報君之謂義。上不好仁。而下不好義者  
有矣。未有輕徭薄賦。上以愛惜黎元爲念。而  
下不知感激愛戴。各輸忠悃。好義以報効者  
也。下不好義。因之不終其事者有矣。未有好  
義。而於分所當爲之事。不踴躍趨赴。竭力以  
圖其成者也。至於好義。則力之出於己者。且  
不惜。而况府庫之財。君所積貯。未有不爲之  
防護保守。而財不爲吾有者也。上一好仁。而

其效如此。蓋仁者通天下爲一身。不問有無。不言多寡。天下之滋榮。卽一身之滋榮。上以此愛下。下以此報上。散財之效。不大彰明較著耶。人主安可以不務志仁乎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畜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此二節書。是反覆義利之辨。見用人理財之原相合也。曾子曰。魯大夫孟獻子之言曰。人臣初仕爲大夫。家畜馬乘。已食君祿。不當理論雞豚小事。侵民之利。卿大夫以上。喪祭得以用冰之家。既有厚祿。不當又畜養牛羊。侵民之利。至若卿有采地。可出兵車百輛之家。其賦稅所入。自足以供給用度。不當養畜聚斂之臣。剝下奉上。奪取民財。與其有聚斂財



貨之臣。寧可有盜竊府庫之臣。蓋盜臣但能傷己之財。而聚斂之臣。則至於傷民之命也。獻子之言。雖爲有家者訓。而實爲有國者言。此謂有國者。不可專利於己。以利爲利。但當公利於民。以義爲利也。且夫以利爲利。果真利乎哉。大凡人君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是君子之本意。必有小人借此希寵干進。倡爲富國之說。以導之。人主不察其掎克之害。以爲長策。付之重任。不知小人之使爲國家專

事聚斂。民窮財盡。上干天怒。下失人心。天留人害。雜然並至。此時卽有善人君子。極力挽回。而事勢已去。亦無可如之何矣。求利未幾。害卽隨之。此謂有國者。不當以利爲利。而當以義爲利也。總而論之。平天下在絜矩。絜矩在公好惡。公好惡之要。不出理財用人二端。誠能慎德以清其原。忠信以立其誠。操用舍之公。嚴義利之辨。則得國得衆不外是。祈天永命亦不外是。將格致誠正。至此有實功。修

齊治平至此有全效。所謂明德新民信乎其能止於至善也哉。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蓋謂德教之於天下。猶若日月之於天下。無所不照。無所不覆。故曰明德。明德者。天之尊光。其於天下。猶天之於萬物也。天之於萬物。猶水之於魚也。故曰新民。新民者。猶天之於萬物。猶水之於魚也。故曰信乎其能止於至善也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一

